

SAN DA ZHU JIA ZHUANG

三打祝家庄



242.4

00
6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这第二次进攻还是失败了。梁山泊起义军在战争的实践中，吸取了教训，积累了经验，进一步弄清祝家庄的情况，并且瓦解了西庄和祝家庄的联盟，最后又利用孙新打入祝家庄内部，才粉碎了祝家庄的地主武装。

我们读了这个故事，如果再细想一想，一定会在分析问题 and 解决矛盾的方法方面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。

鲁 兵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，讲的是《水浒》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，从时迁偷鸡被捉开始，到打破祝家庄为止。在三打祝家庄的过程中，充分表现出梁山泊英雄好汉们反对封建地主、为民除害的机智勇敢精神。

前 言

“三打祝家庄”是《水浒》里写得最细致、最曲折、也最成功的一次战役。

祝家庄的武装是地主武装，却由农民提供了战斗力。你看，“庄前庄后有五七百户人家，都是佃户，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”为的是对付梁山泊起义军。宋江带了人马来了，“‘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：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，但有令传来，便要去策应。’”这短短的两段文字，就说明地主阶级不但剥削农民，而且强迫农民拿起武器去对付农民起义，保护压在自己头上的黑暗统治。

祝家庄地势险要，兵力强大，作了充分的作战准备，而且有东西两庄的联盟，要打下它，真不容易。“知己知彼”这是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宋江一到祝家庄前，就派石秀、杨林混进庄里去了解情况。果然，祝家庄戒备森严，那盘陀路好生厉害！可是宋江听说一个人被擒，急躁起来，没等另一个人回来报告情况，就发起了进攻，结果吃了大亏。第二次，宋江先去拜见东庄的李应，利用他和祝家的矛盾，争取他的支持。李应虽然推托卧病在床，没有接见，但他将采取中立的态度已无疑。这样，祝家庄就象失去了左臂。但是它还有一条强有力的右臂，

话说杨雄、石秀、时迁离了蓟州，投奔梁山泊去，在路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行到郓州地面，过得香林洼，早望见一座高山。不觉天色渐渐晚了，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。三个人行到门首，店小二却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“客人，来路远，以此晚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”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“客人，不曾打火①么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自理会。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没客歇，灶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”时迁问道：“店里有酒肉卖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，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”时迁道：“也罢；先借五升米来做饭。却理会。”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锅饭来，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。杨雄取出一只钗儿，把与店小二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，明日一发算账。小二哥收了钗儿，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，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、石秀洗了脚手；一面筛酒来，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；放下四只大碗，斟下酒来吃。

① 打火——古时没有火柴，烧饭前先要打火。这里指行旅的人中途用饭。

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，问小二道：“你家里怎的有这军器？”小二哥应道：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。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。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十里，却唤做祝家庄。庄主太公祝朝奉^①，有三个儿子，称为‘祝氏三杰’。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户，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。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？”小二道：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，因此准备下。”石秀道：“与你些银两，回与我一把朴刀用，如何？”小二哥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：器械上都编着字号；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，——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石秀笑道：“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顾吃酒。”小二道：“小人吃不得了，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，宽饮几杯。”

小二哥去了。杨雄、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。只见时迁道：“哥哥，要肉吃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，你又那里得来？”时迁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杨雄问道：“那里得这鸡来？”时迁道：“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，见这只鸡在笼里，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，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掇得干净，煮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吃。”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！”石秀笑道：“还未改本行！”

^① 朝奉——唐时的官名，到宋时一般的用做对绅豪的一种尊称。

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，一面盛饭来吃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；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，却去灶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。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？”时迁道：“见鬼了耶耶！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，何曾见你的鸡！”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？黄狸子吃了？鹞鹰扑去了？我却怎地得知？”小二道：“我的鸡才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不要争。直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。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！老爷不赔你便怎的！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！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：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！”石秀听了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泊好汉，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？”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拿我去！”小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径奔杨雄、石秀来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，做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，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。”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裹分开背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枪架子上拣了一条好朴刀。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！”便去灶前寻了把草，灶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焐着。看那草房被风一煽，刮刮杂杂火起来。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

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；约有一二百人，发着喊，赶将来。石秀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”杨雄道：“且住！一个来杀一个，两个来杀一双，待天色明朗却走！”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。那伙人初时不知，轮着枪棒赶来，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；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，石秀赶入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去了。三个得一步赶一步。正走之间，喊声又起。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来，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，拖入草窝里去了。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，却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拨开，望草里便戳，发声喊，都走了。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，顾不得时迁了，且四下里寻路走罢。见远远地火把乱明，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东边去了。

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；将时迁背剪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见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，就问路程。”两个便入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来，就做些饭吃。酒保一面铺下菜蔬，烫将酒来。方欲待吃，只见外面一个大汉走入来，生得阔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粗；穿一领茶褐绸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，下面穿一双油膀靴。叫道：“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。”店主人连忙应道：“装了担，少

刻便送到庄上。”那人分付了，便转身；又说道：“快挑来！”却待出门，正从杨雄、石秀面前过。杨雄却认得他，便叫一声：“小郎，你如何在这里？不看我一看？”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却也认得，便叫道：“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”望着杨雄便拜。

二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“这位兄长是谁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兄弟，姓杜，名兴；祖贯是中山府人氏；因为面颜生得粗莽，以此人都叫他做‘鬼脸儿’。上年间，做买卖，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，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。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维持救了他。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”杜兴便问道：“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？”杨雄附耳低言道：“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，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，不提防背后赶来。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，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杜兴道：“恩人不要慌：我教放时迁还你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三人坐下，当下饮酒。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；来到这里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，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杜兴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杨雄道：“这大官人是谁？”杜兴道：

“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：中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。惟有祝家庄最是豪杰。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名为祝氏三杰：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，唤做‘铁棒’栾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那个扈家庄，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，唤做‘飞天虎’扈成，也十分了得。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‘一丈青’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，姓李，名应；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：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唤‘扑天雕’的李应？”杜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却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。杜兴那里肯要他还？便自招了酒钱。三个离了村店，便引杨雄、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：外面周回一遭阔港；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；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。入得门来，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。杜兴道：“两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报知，请大官人出来相见。”

杜兴入去不多时，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。杜兴引杨雄、石秀上厅拜见。李应连忙答礼，便教上厅请坐。杨雄、石秀再三

谦让，方才坐了。李应便教取酒来且相待。杨雄、石秀两个再拜道：“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”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，商议修了一封书缄，填写名讳，使个图书印记，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，备一匹快马，去到那祝家庄，取这个人来。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，上马去了。杨雄、石秀拜谢罢，李应道：“二位壮士放心！小人书去，便当放来！”杨雄、石秀又谢了。李应道：“且请去后堂，少叙三杯等待。”两个随进里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饭罢，吃了茶，李应问些枪法；见杨雄、石秀说得有理，心中甚喜。

已牌时分，那个副主管回来。李应唤到后堂问道：“去取的这人在那里？”主管答道：“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，倒有放还之心；后来走出祝氏三杰，反焦躁起来，书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”李应失惊道：“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，书到便当依允。如何恁地起来？必是你说得不好，以致如此！杜主管，你须自去走一遭，亲见祝朝奉，说个仔细缘由。”杜兴道：“小人愿去。只求东人亲笔书缄，到那面方才肯放。”李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急取一幅花笺纸来，李应亲自写了书札，封皮面上，使一个讳字图书，把与杜兴接了。后槽牵过一匹快马，备上鞍辔，拿了鞭子，便出庄门，上马加鞭，奔祝家庄去了。李应道：“二位放心！我这封亲笔书去，少刻定当放还！”杨雄、石秀深谢了。留在后堂，饮酒等待。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见杜兴回来。李应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。只见庄客报道：“杜主管回来了。”李应问道：“几个人回来？”庄客道：“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将回来。”李应摇着头道：

“却又作怪！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^①，今日缘何恁地？”走出前厅。杨雄、石秀都跟出来。只见杜兴下了马，入得庄门，见他模样，气得紫涨了面皮，咨牙露嘴，半晌说不得话。李应道：“你且言备细缘故，怎么地来？”杜兴气定了，方才道：“小人赍了东人书札，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，却好遇见祝龙、祝虎、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。小人声了三个喏。祝彪喝道：‘你又来做甚？’小人躬身禀道：‘东人有书在此，拜上。’祝彪那厮变了脸，骂道：‘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！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，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！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，又来怎地？’小人说道：‘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，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，要投见敝庄东人。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，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。万望俯看薄面，高抬贵手，宽恕宽恕！’祝家三个都叫道：‘不还还不还！’小人又道：‘官人请看，东人亲笔书札在此。’祝彪那厮接过书去，也不拆开来看，就手扯得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。祝彪、祝虎发话道：‘休要惹老爷们性发！把你那……’小人本不敢尽言，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，说，‘把你那李……李应捉来，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！’又喝叫庄客来拿小人，被小人飞马走了。于路上气死小人！叵耐那厮，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，今日全无些仁义！”

李应听罢，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大呼：“庄客！快备我那马来！”杨雄、石秀谏道：“大官人息怒。休为小人们，坏了贵处义气。”李应那里肯听？便去房中披上一

① 兜搭——牵缠，拖拉，不爽气的意思。

副黄金锁子甲，前后兽面掩心，穿一领大红袍，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，拿了点钢枪，戴上凤翅盔，出到庄前，点起三百悍勇庄客。杜兴也披一副甲，持把枪上马，带领二十余骑马军。杨雄、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应的马，径奔祝家庄来。日渐衔山时分，早到独龙岗前，便将人马排开。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：占着这座独龙山冈，四下一遭阔港；那庄正造在冈上，有三层城墙，都是顽石叠砌的，约高二丈；前后两座庄门，两条吊桥；墙里四边都盖窝铺^①，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；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。

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：“祝家三子！怎敢毁谤老爷！”只见庄门开处，拥出五六十骑马来。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李应指着大骂道：“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！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共意，保护村坊！你家有事情，要取人时，早来早放；要取物件，无有不奉。我今一个平人，二次修书来讨，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？耻辱我名？是何道理！”祝彪道：“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协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贼，扫清山寨；你如何却结连反贼，意在谋叛？”李应喝道：“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，当得何罪！”祝彪道：“贼人时迁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，遮掩不过！你去便去；不去时，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！”李应大怒，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枪，便奔祝彪。祝彪纵马去战李应。两个就独龙岗前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了十七八

^① 窝铺——临时搭盖用作防护、警备用的草棚；现在叫做窝棚。

合。祝彪战李应不过，拨回马便走。李应纵马赶将去。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较亲，背翻身一箭。李应急躲时，臂上早着。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。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大喝一声，挺两把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。祝彪抵挡不住，急勒回马便走，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；那马负疼，壁直立起来，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，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；杨雄、石秀见了，自思又无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赶。杜兴早自把李应救起上马，先去了。杨雄、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。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，见天色晚来，也自回去了。

杜兴扶着李应，回到庄前，下了马，同入后堂坐定。宅眷都出来看视。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，连夜在后堂商议。杨雄、石秀与杜兴说道：“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，又中了箭，时迁亦不能够出来，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，就救时迁。”因辞谢了李应。李应道：“非是我不用心，实出无奈，两位壮士只得休怪。”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。杨雄、石秀那里肯受？李应道：“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”两个方才收受，拜辞了李应。杜兴送出村口，指与大路。杜兴作别了，自回李家庄。不在话下。

三

且说杨雄、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

酒店，那酒旗儿直挑出来。两个到店里买些酒吃，就问路程。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两个一面吃酒，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见他两个非常，便来答应道：“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？要问上山去怎地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们从蓟州来。”石勇猛可想起道：“莫非足下是石秀么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乃是杨雄。这个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”石勇慌忙道：“小子不认得；前者，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，多曾称说兄长，闻名久矣。今得上山，且喜，且喜！”三个叙礼罢，杨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，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响箭。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鸭嘴滩上岸。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，早见戴宗、杨林下山来迎接。俱各叙礼罢，一同上至大寨里。

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，都来聚会，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杨林引杨雄、石秀上厅参见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。相见已罢，晁盖细问两个踪迹。杨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。众人大喜，让位而坐。杨雄渐渐说到：“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，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争闹起来，石秀放火，烧了他店屋，时迁被捉。李应二次修书去讨，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，誓要捉山寨里好汉，且又千般辱骂。——叵耐那厮十分无礼！”

不说万事皆休；才然说罢，晁盖大怒，喝叫：“孩儿们！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！”宋江慌忙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！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，同心协助，如何却要斩他？”晁盖道：“俺梁山泊

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，便以忠义为主，全施仁德于民。一个个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了锐气。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，因此连累我等受辱！今日先斩了这两个，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。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，不要输了锐气！孩儿们，快斩了报来！”宋江劝住道：“不然！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，那个鼓上蚤时迁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，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？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，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。哥哥权且息怒。即目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寻他，那厮倒来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。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非是我们生事害他，其实那厮无礼！只是哥哥山寨之主，岂可轻动？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。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，被他耻辱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公明哥哥之言最好。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”戴宗便道：“宁可斩了小弟，不可绝了贤路。”众头领力劝，晁盖方才免了二人。杨雄、石秀也自谢罪。宋江抚谕道：“贤弟休生异心！此是山寨号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过失，也须斩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，赏功罚罪，已有定例。贤弟只得恕罪恕罪。”杨雄、石秀拜罢，谢罪已了，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。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，已毕，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；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、石秀安歇，每人拨十个小喽罗

伏侍。

当晚席散。次日再备筵席，会众商量议事。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，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，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。商量已定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，留下吴学究、刘唐并阮家三弟兄、吕方、郭盛护持大寨。原拨定守滩、守关、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。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，顶替马麟监督战船。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：头一拨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带领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披挂已了，下山前进；第二拨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白胜，也带领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随后接应。再着金沙滩、鸭嘴滩二处小寨，只教宋万、郑天寿守把，就行接应粮草。晁盖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，于路无话，早来到独龙山前。尚有一里多路，前军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便和花荣商议道：“我听得说，祝家庄里路径甚杂，未可进兵。且先使两个入去探听路途曲折；知得顺逆路程，却才进去，与他敌对。”李逵便道：“哥哥，兄弟闲了多时，不曾杀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阵冲敌，用着你先去；这是做细作①的勾当，用你不着。”李逵笑道：“量这个祝家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，把这个庄上人都砍了！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

① 细作——间谍、暗探。